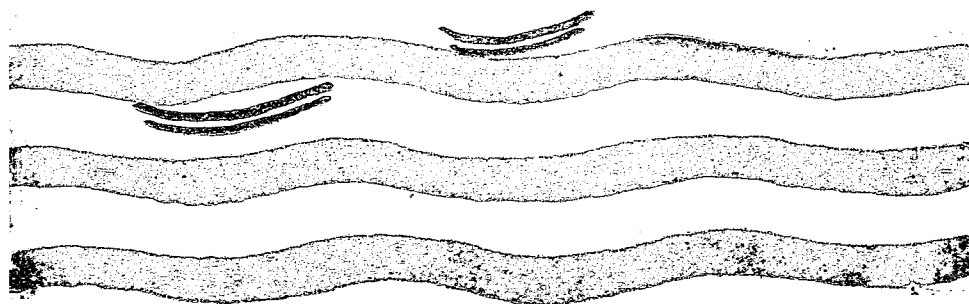


鄉地



他
鄉

焦菊隱著

北
新
書
局

目 錄

他鄉	一
血碑	五
遺扇	一〇
西望翠微	一四
深夜	二六
銀夜	三一
寂月	三四

夜禱·····	三六
長夜·····	三八
期誤·····	四五
歸家·····	四七
夜哭·····	五二
時之罪惡·····	五四
幻象的波瀾·····	五六
銀夜·····	五九

自記

這一小冊子是我近一二年來所寫的東西，我不敢名之曰散文詩，因為它們只是散文，只是隨感錄。但我敢于聲白的，就是這一集內的散文，都是在最感苦痛的年月中呻吟出的。

焦菊隱紀于北平，一九二八，十，十。

他鄉

他鄉的雲烟，似故鄉的黃沙蔽天；他鄉的雨珠，像故鄉的北風冰寒。

含了冤抑，憂鬱，苦悶，疲乏與被壓迫的悲痛，我伏在這行將凋落盡了的樹林之下，遙望着遠山在黑茫茫的空幻裏；惦念着和平的家鄉，在炮火的顫聲裏。

我正作着一個噩夢：在狂風似的旅途，我捨了恩愛，從急馳的青春車上，跳到那凶浪拍上沙灘的海邊，是否我可以

化成苦苦的海水，興起高高的波浪，捲入人間，將一切都吞下我這惡恨的腹中，行一次殘忍呢？我正在遲疑。忽地連續的砲響，把我從夢中喚醒。我急起來向暗中瞭望那裏，那裏正死着千萬英雄的遠處，閃着火光。

哎，把熱血灑在自己身上，把一切犧牲在沙場，還可以親手殲滅這世界的一部份！誰更比合了冤抑，憂鬱，疲乏與被壓迫的靈魂，無處伸氣去呢？

夜風緊了，戰雲在繪畫出慘敗的家鄉，冷風吹來了湖水的顫動於茫茫之中。山邱都掩了臉伏跪在草野，哭泣着永不能哭訴的悲哀。那和平的音韻，在我戰索的心情中，已被軍

笳的淒聲所掩。全宇宙啊，都在悲泣——悲泣這些誠勇的男兒，慘死於慘澹之中。

然而那更慘於慘死的呢，只合孤另地在山之深處，夜已頹唐的時節，在行將凋零的樓間低泣。

我於是又在入夢。我站在吐火的山頂，高出於灰色遮盡的青天，拿着那斬過多少的青春，忠誠，熱誠的寶劍，指揮着多少烏托的士卒。我把這全在世界用破轟燬，我把人間消除，我把那伏着殺機的笑臉，那酸刻的甜聲，一並和怨恨，嫉妬，和被壓的鬱氣掃盡。然後我一口氣把士卒們吹飛天外，把寶劍砍掉了青山，哈哈地痛哭一場，滾身入兇浪拍上

沙灘的海邊，化成了苦苦的海水，興起高高的波浪，捲入了人間，把一切都吞下我這恨惡的腹裏，行一次殘忍，把一切消除……

那以後，一片陽光，橙紅色照滿了潔白的大地，靈芝草和紫羅蘭長滿了全世界——那世界再不是人寰！再不見他鄉的雲烟，再不有故鄉的黃沙與惦念，也再沒有陵悔的殘酷。

……

似人間狂笑的砲聲，轟轟地傳來，把和平與怒怨的好夢，擊得粉碎。我重現於塵世間——重返入地獄的人間。

一九二七十月下旬

血 碑

黑，寒，風顫顫。

封碑呆立在我背後。我蹲在淒黃的草地上，對着涼風灑出熱淚。

這碑面上，是否有過人倚着哭號，沾染了千古不消的淚痕？我這昏花的眼，如何看得出！夜已近了；我試探問蒼茫的晚烟，晚烟除了授人寒冷，寂寞，淒迷之外，便永永是默然無言；有時只一兩聲顫弱的鐘聲，送自似遠而實近的山之

深處。我不能用眼來看這古碑，才背了它蹲在淒黃的草地上，用淚掩住了眼，用幻憶去求尋碑上的慘文。

他已然睡眠在尋不到而終可尋到的床上了。那床上，才是真正的偉大，安適，舒暢，快樂的所在！他也許在生前作了多少偉大的功業：那一柄銀亮的剛刀，染着點點的鮮血痕，層層的照着舊血痕，那被刺的，有老父母，有愛妻，有——一切捨不得的珍惜。那金輝的繡冠，暗示給我多少老弱窮困者的哭號聲。然而，這些功業都隨冷風去了；那偉大的人們的靈魂，也被冷風吹散，它的叫號更慘於老弱窮困者的哀音：它奔逃於枯黃行將脫落的樹葉之間，與愁雲慘霧的深谷

之中，它在叫號着求已失的偉大之軀體，但……一切都不可復得了！這偉大者的靈魂，也將隨着冬寒的嚴酷漸漸地消泯無聲！

幽冥而悽慘的靈魂，不要再迷戀那生前的偉大罷！更不要叫號於此冬寒的傍晚，使我心碎吧！那最偉大的，是睡死在床上，這不可尋而終可尋的床！不要寶刀放在屍旁，不要珍珠含在口裡，不要盔甲蓋在身上，只要埋在深深的土下，再不見這人間的紛擾——這靜謐，這安舒，天天地還要偉大！

我方在幻視這碑文，忽然從無限的遠方，四面吹來雜亂

的哭聲，這哭聲使碑面上驟添了萬千的血紋！我於是至終看見這古碑上確有血痕了，然而這不是悼亡者痛哭時遺下的慘跡，却是這享過一世榮華的英雄生前劍下所慘死之士卒們靈魂伸冤的血淚！

全身顛了，我恐怕那一羣靈魂，一齊湧來，將我囚在碑下，令我償那些未得償的生命。於是我就在淒黃的草地上，爬過了墳頭，匍匐在一棵老死的斜樹下。我張望着那四方奔來的像拿了兵器的勇士之靈魂，正在擁着一片片墨雲，凶凶地來着，狂風先給他們在昏黑中摸索着道兒。

在狂風聲中，我還能隱約聽見入間一片雕石聲，高碑一

座一座的又將立起！

在這凶猛悽寒的晚上，我不敢再尋求那些行將立起的碑文上的血痕了！

黑，寒，風顫顫。

一九二七，十，十三。燕舫湖畔

遺扇

在昏沉的蒼海邊，一無人聲，我心繚繞着薰香的酒氣，似醉人一樣迷惘。海風冷清清地吹來了一陣酸苦的回憶。

月正懸在天角：疏星幾點，宇宙淒涼；灰色罩住家園。老母扶我乘上了瘦馬，幾點默然無語的悲淚，送我就道。我把熱淚咽入咽喉，當作酸酒。朦朧寂靜中，轡鈴撩亂中，我幾次回首，幾次見我母還倚在牆角低泣，使我幾次酸鼻。

幽揚孌弱的小風送傳來顫弱的低呼，我急轉過馬頭重回

到母親身邊。

她已經因傷痛失了語言，眼爲淚所模糊，乍辨不出幼兒的復歸。我軟聲呼了母親，她才把笑容掩住淚容，想欺她聰慧的愛兒。

她說呼喚我不是想我，是爲給我一件禮物。『這裏一把象牙小扇，拿去細玩。它是你父親十年前給我的珍物，同一樣的一把在他手裏；這一把在我手中，如今我贈給愛兒，祝你前途幸福。』

我輕輕吻了她的顴額，吻了香扇，幾行熱淚，送我疾馳而去。

這淡黃的玲瓏物，象徵着母親的愛，願望，和慈厚。我緊抱着它不離身邊，把它當作靈符護身，莫有更心愛的東西可以佔有我的方寸。

但——當那蒼海茫茫，黑夜昏昏的時候，沙灘上的巨魚，翻跳所激起的水聲，和奏着微微泊泊的低泣，我竟在淺沙的海岸，暈倒在自然的懷中，似嬰兒落在深谷，全然失了知覺。那牙扇，竟偷偷地溜下水中，沉，沉，沉落到寂焉的海底。

從此，再享不到溫柔的小扇扇動的香風了，幸福的命運之神不會來臨，祇遺留不些永世不泯的悔恨！

一九二六，七，十作

一九二七，四，十一改作

西望翠微

來住在山下已半年了，每日沈醉在這湖光山色中。

去年深秋的時節，才遷居此地，日日看楓葉鮮紅的小島上，拱立着老松兩株，平波的燕舫湖中，浮着石船，彷彿在飄搖。每當月明如水的時候，我便佇立在舫上，水中的浮影映着我眼珠晶邊，月光下面的松柏，都似仙侶。或者在朝日未出之前，看灰雲的幻變；不久一輪鮮紅的旭日，笑在塔後，這時候，回頭斜睨山光，真似浴

後的香妃。我最幸福的，是去年冬天，每天上德文在早七點鐘，這樣我可以在寒風撲面的夜間，起來圍湖邊跑一二圈，然後往課室的道上走着時，正對着西山。

哈，若提起西山，真要叫我追憶，還要叫我希望。每當我潦倒失意的時候，（固然我無時不潦倒失意），便想起我的西山，因此我每日裏要注視它有多少次，然而注視它千萬次，它的姿態，便會千萬次不同！西山像個美女，美女都不配擬它，像個美貌的女伶，雪朝，雪夜，紅日的早晨，清風的白天，微沙的下午，朦朧的黃昏，大風狂吼的深夜，濃霧迷蒙的終日，還有，春雲變幻中，

秋雨連綿裏，或者遠處軍笳豪壯，幻憶中寺鐘沈默，小橋下流水哀婉時分……及夢中醒來睡不着的子夜，你隨時去看她，她隨時給你微笑，愁笑，苦笑，愁容，怒容，壯容，或者她竟全然埋向窮蒼裏，不給你看見。

我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吧？她那微笑的粉靨上，我看見了千年積下的愁容。我相信，這偉石叢莽下，一定壓着有多少悲怨，這一切悲怨，你偉大的西山，既不能向蒼海號咷，又不能向碧天訴怨，只有時看時令在嬉戲，因而苦笑吧了。自從我來到這裏已欣賞了不少西山的變幻了，本擬每天寫一首詩，練習寫景，但終未果，如今

免強寫下六首。

有一天，正是一個黃昏，疏雪如墳頭的灰片，紛紛地落在山腰。似一個掛了孝的婦人，在昏黑的分明裏，她哭泣在慘雲之下。那一連連的山峯，都似因悲哀而暈死在蒼白的一片中。啊，蒼白，秋風後濃霜滿地，枯草原莫有這樣蒼白，老銀柏樹，經了多少淒風苦雨，蝕死在深山，沒有這樣蒼白，荒野裏，終夜哭泣，沒有人憑弔的腐骨，沒有這樣蒼白，當一個美女驟然聽見愛人殉身在沙場，突然消失了潤紅

的臉色，也沒有這樣蒼白。這蒼白，像萬籟俱靜中，鳴泉上，古寺裏空黑的一間佛堂上，顫顫出的嗒經聲，懶懶的木魚聲，隔一會一聲的晚鐘聲，使淪落人的心，又一番地翻起了酸淚的波濤。我注視着萬壽山上的孤塔。這枯塔，如合是一座銀塔，一座懺悔的塔，一座塔儲滿了往事前塵新愁舊恨。我願此塔消滅，願它消滅在無邊的蒼白裏，在說不出的苦痛裏。但是它却更蒼白得兩樣，像是個死屍的唇，生前紅得消魂，死後白得消魂！

第二天清晨，天是晴了，但是積雪未消。春寒驟至，把冷冰打到眼簾。我倒背着手，向着西山走來。仰首看山，已有一部的積雪溶化，那一層層紋縷，像，飽經了風霜的老人，又好似雨點打了的殘荷。

美麗啊，又絕似一個婦人，舞罷歸來，斜倚在床側，珠衫未解，燈光下，閃耀着一條條的珠串，那鵝毛的大扇斜放在潔白的右臂上。啊，還是一個娼妓，是一個歌女，是一個無所依倚的浪婦，在歡笑之後，落下了一滴滴傷心淚，在嬌白的粉面上，流成了一條條紋印！不啊，如果有一羣白鴿，飛翔在黃沙蔽天的野外，也許沒有這白雪半溶時的西山美

魔。

這雜亂，像華筵上的杯盤，這雜亂，像戰後的殘壘，這雜亂，這一大片無聲的嘈雜，像戰場上的喊殺。再啊，那座塔，灰雲後浴罷的白月，那會像它這樣慘情？似那美女的手指，正在拭擦熱淚！咳，這手指，曾彈過多少珠淚，多少淚珠！

我於是伏在湖邊，痛哭失聲。

三

當我從願望之迷夢中醒來時，我看見她又變了。這一

次，你們爲什麼沒有看見呢？這裏，那裏，到處是模模糊糊的烟霧，從山腰中飛出。我曾看過沈雨的惡雲，從山後奔出，但，那有這樣徐緩，這樣不斷，這樣的靜靜無言。我想，到密柳遮到橋邊，光明中不見日影，小屋裏，只聽見蟬鳴，佛經誦處，一把香爐，那樣安安靜靜地迴旋的烟啊，恰似這時的西山。我這時企望着另一世界，企望着這傷痛的世界，也都佈滿了浮煙，因爲，我遙望着那裏，似一條藏龍，屈伏了多年，一旦想脫盡深愁，飛騰天外。這全山，都像雲烟在飄搖。惟有那座塔啊，那座積滿了憂怨的塔，却沈沈地動也不動。如果這雲山飛走時，這塔會仍舊落在這裏的！

啊，天啊，這裏積滿了憂怨！

四

昏昏地已到了黃昏將近的時候了。什麼事都覺得安閒不少。作工的，吸着一口蘭花末，嘆了一聲。咳，本來人生原是一場做不醒的大夢！在淺藍的天空中，看到浮的雲變化分合，湖水中模糊地映着。遠山處，一帶薄薄的霧下，罩着淺淡的西山，西山後，又烘托着幾片野雲。這時節，是雲是山，辨不明朗，只有模模糊糊的一片，一層的深淺。儘遠處，天，雲，山分不清楚，儘近處。是那座滿儲憂苦的寶

塔，像死別在昏老的記憶中，分明的清楚！這一片，簡直是一場場綺夢。失去的青春，失去的靈魂，失去的歡樂，只能在此一片片蒼然的綺夢中追尋。啊，夢啊也怕不久，因為這沈沈的黑夜，將一切的夢境罩着。但，那座怕人的塔，却還能在昏黑中閃出它的白影。

五

就是這樣悲傷的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這一清晨，松針似乎驟然綠了，湖水突地起了無數縐紋。一片紫色的晨裝，飾着當日舞罷掩泣的歌女。狹眉處，閃着一副腥鬆的嬌態，她

是剛從好夢中被晨光驚醒，笑渦，自然可以窺看後邊的苦容，像畫眉的柔啼。這一片紅紫，真是小女孩的赧顏，因為她昨日的偷泣，被我聽見。那髮的烏黑，那肌膚的柔白，那明眼的閃耀，那牙齒的玲瓏，這一切，都把她心中的悲苦，暫時掩過。這一座積愁之塔，也就像她的一個繡枕，倚在她身下。你只能看見一切一切的眩耀，却看不見這座引人落淚的塔了。

六

這一晚，人靜了，我從喧吵的城池，走歸荒涼的墓道。

驟如離了母懷的孤子，暗自淒啼。這路上，一列列鬼魅般的樹枝，又見一隻春天的小鳥。只有如雪的狂風，嗚嗚哀鳴。彷彿這四外盡是鬼魅，阻我的去路。我已然走得疲乏了，能憩一憩麼？但這荒野，何處是藏身之處？我跌倒在一個橋邊，垂頭嗚咽。但，當我仰頭祈天時，驟見那遠山如黑衣的寡婦，幻念着她的丈夫。她幻憶着從前她丈夫的紅唇，緊緊壓在她的黑髮上，那時何等甜蜜！這時，正是落日銜在遠山後，彷彿當日的恩情。但，轉眼間，紅日已竟消沉，只有那西山昏死在蒼茫的黑夜裏！

深 夜

昏暗的黑夜，蒙了一層白雪，我推開樓窗遠望，渾沌中閃着三兩燈火。

這是誰忽然在我回憶中冷笑？快去，我滿身都是灰土，像荒山上的斜坡，滿生了荊棘；你們那玉白的雙手，只該去捧花紅的朱粉香頰，或去抱輕軟的細腰。不要挨近我！我的牙齒因恨而生的尖銳。我的眼睛因怒就變為炯炯，如魔窟中的火焰。我的唇，因毒而滿擦了鮮血，這倒像石榴潰爛了一

個斜紋；但你不見武士從死屍中拔出的劍，劍上邊染着鮮紅麼？那就似我的唇！我的髮撩亂，曲卷着如盤繞了無數的毒蛇！我的臉，就像今夜的積雪，冷酷枯白，活像一句致命的詛咒！我的手，緊緊地緊緊地握着，利指甲竟穿過手背；這枯乾的手掌，似預備着殺人，也預備着抵抗你們友誼的利刃。我的身子居於這泥塘中已不止一日了，這腥臭，這污穢，雖然是爲你們，你們却不應挨近。快去，朋友！去到那邊，那邊有神仙異人！

這是誰在我回憶中迎來不自然的笑臉？去，快去，這真像是夢中的魔魅，想來攫人精靈。這笑渦底下原來是一層怒

清幽的銀夜！

四下裏閃着耀目而昏昏的輝煌，我頽死地長揚在浩浩的天下。那裏，淺藍的晨穹之中央，閃着一瞳明月。她長久地悽涼地哭泣於無人憑弔的荒野，長久地將疲倦的美貌，倚在枯林梢上，注對着一帶冰凍的長河號啕——有人聽見她在蘆花騷動，水波微笑時咯咯笑語，可有誰知道她久慣在暗暗蒼林後，廢塚邊，伴枯枝爲已失的生命狂呼時的悲泣？她的眼紅腫着，但因爲宇宙第一次暫時的晶潔，她也就微微展出笑容，雖然眼淚還依舊滴在渺茫的寒氣中。

清幽的銀夜！

清幽的銀夜！

四下裏閃着耀目而昏昏的輝煌，我頽死地長揚在浩浩的天下。那裏，淺藍的晨穹之中央，閃着一瞳明月。她長久地悽涼地哭泣於無人憑弔的荒野，長久地將疲倦的美貌，倚在枯林梢上，注對着一帶冰凍的長河號啕——有人聽見她在蘆花騷動，水波微笑時咯咯笑語，可有誰知道她久慣在暗暗蒼林後，廢塚邊，伴枯枝爲已失的生命狂呼時的悲泣？她的眼紅腫着，但因爲宇宙第一次暫時的晶潔，她也就微微展出笑容，雖然眼淚還依舊滴在渺茫的寒氣中。

清幽的銀夜！

我全身顫了，只有蒙起頭來……夜深了，聽見一兩聲顫動的更鼓。

一九二七，三，十三，大雪之夜

燕舫湖畔，海甸。

銀夜

清幽的銀夜！

迴繞的山腰裏，到處閃着銀光，彷彿有一雙雙白蝶，飄蕩在眩目的冷香裏。山的一切愁眉，和怒氣未消的兇貌，都埋在寒冷之溫柔 and 淒楚的繁華之下。我舉起沉重的脚步。緩緩地踏在綿軟的雪上；心裏頭經了一次寧靜，像那頹喪與熱情漩湧的波濤，忽然奔到萬丈懸崖，便一直衝下，——啊，一匹不斷的銀瀑，傾瀉萬年罷！

清幽的銀夜！

四下裏閃着耀目而昏昏的輝煌，我頽死地長揚在浩浩的天下。那裏，淺藍的晨穹之中央，閃着一瞳明月。她長久地淒涼地哭泣於無人憑弔的荒野，長久地將疲倦的美貌，倚在枯林梢上，注對着一帶冰凍的長河號啕——有人聽見她在蘆花騷動，水波微笑時咯咯笑語，可有誰知道她久慣在暗暗蒼林後，廢塚邊，伴枯枝爲已失的生命狂呼時的悲泣？她的眼紅腫着，但因爲宇宙第一次暫時的晶潔，她也就微微展出笑容，雖然眼淚還依舊滴在渺茫的寒氣中。

清幽的銀夜！

死的靜寂裏，彷彿有無數的笛聲，充盈了宇宙。這也許是我長久的幻憶，如今演在夢中，雖然這不是假的空夢，但在真的空夢裏，我望見了遼遠的西山，掛着縞素的衣裳，回頭又看見多少鬼魅似的老松，拱立在湖畔與荒島的上邊，我就覺得一股陰森的濕氣，重奔入我的靈魂，這一切飄飄蕩蕩的銀白，能不是夢麼？

當我忽然跌入積雪成坦路的深谷時，我正問着，這能不是夢麼？

寂 月

淒流邊佇立着小亭上的鐵馬，止了吟哦，把詩句拋向寂靜的風，無處漂泊。

山下如烟的枯林，湖裏蒼顏凝死的苦水，和千年訴不出苦來的瘦石，都被晚霧懸蓋着，靜默無言。她的眼，看一看懶臥在山腰的暮烟，看一看殿脊上泣後乏睡的烏鴉，和最怕見她苦臉的鼻鳥，不自主地流下熱淚。

誰曾知道她的寂寥？誰曾知道她的漂泊！當她埋頭在黑

夜裏痛哭時，世間正是絃歌琴舞，彩飾燈籠；當她在光明的夏夜，拭乾淚痕，加上胭脂，舞給世人時，這世間，便充滿了虛空的讚美，高聲歡呼，誰也不會理會她舞衫上尚有淚痕斑斑。

冰寒的風酣睡着，人聲寂了。她被棄在這樣幽涼的荒野，獨自鳴咽。哭聲倦滅了後，一片光明的靜寂！

一九二七，一月，廿五下午，

燕舫湖畔。

夜 禱

昏昏的夜雲擁起幻化的紫峯，從冬霜的寒韻裏，蕩漾來古剎裏悽惋的鐘聲。四周是迷離的原野，遊散着邪僻的靈魂。我的心，似一個掛孝的孤子，痛哭在晶冷的湖濱。似有連延不斷的怒濤騰翻在耳際。我顫慄着懺悔，求情於夜之精魂。

當我因深痛暈去時，我突然發現了自己，游泳於一片晶瑩的世界。我面對了那令人生悸的自己的靈魂。細看出它一

點一點的廿載傷痕。

當我蘇醒時，四下裏仍舊是昏昏，但在渺渺的烏雲隙間，露出了一線光輝。啊，我的星！這是生之火花的閃動，是悔恨，悵惘，哀苦與失意之燬焚。我的心，和你，上帝，又重新誕生！胸裏迴旋着如騰燃的焦思，我又猝然匍匐在祭壇上，流着悔感的熱淚。終夜默禱之後，我顫顫地微微發出一聲『阿們』！

一九二六，十二月十三晨。海甸

長夜

天！冷風暗暗悄悄地襲進了殘破的紗帳，把我恍惚的靈魂，從幻雲深處呼回。

睜開紅腫的迷朦雙眼，落下的淚珠滴到手上。回念起多少夢世中的悵惘事。滿了悲怨和愛情，却又虛空像荒廢墓穴的漠然一片心，我覺不出它依然還在血潮澎湃的胸中，或者只在我的幻憶中蕩動。就是我，在這飄飄渺渺的世界中，也不知自身是浮沈在一片無涯的苦海，抑或戰慄在積雪盈丈的

高峯。

我儘睜着無用的雙瞳，在這世界，猶如盲目的老叟，把兩臂希望地伸向前面，似在迎抱情愛，寒風吹得亂髮披散在額角，筋肉連陣地抖顫。邁開步，似走在危崖的盡處，不知是將跌落下千年汹涌狂濤的幽澗，還是將依然能留足跡在人間的草莽上。我真願長久在此聽蛟龍的嗟嘆，狼虎的呻吟；但是爲了你，我的碧，我不忍拿白骨引起你的傷心淚，當髮華髮稀的年紀，時常想起地下的我來痛哭。這一切，他天知道得很詳細。他是個神能的劇家，他要悲劇，他要失意犧牲與死的結局；爲使血流得更紅些，他既安排了幻繪的凶雲，

淒涼的悽風，和這冰寒的冷夜，又要將我的心愛，葬殘骨在
彌藏怨尤的郊野。碧，是我襪襪上的明珠，踟躕在寒夜中的
燈火，心跳的衝激之潛力：碧去，我便將脫離開受難的軀
體，隨着迷漫的風雲，越峯蹈海，化作空虛。

無意中我已走到湖濱，湖水在喃喃低語，說主宰這黑暗
的，只是同一賜人幸福的上帝。我顫動着牙齒。不自主地跪
在湖濱。面前莊肅地立着祭壇。以往的年月裏，也必有人祈
求心願。跪在壇前痛哭。我現在，淚將枯竭，只有眼，心，
手，都呈獻給上邊空虛自然的主宰。在我的回憶裏把以往未
來的種種大夢重演在眼前時，我忽地伏倒在壇前。風從水中

帶出來濕潤的苦味，直撲進了我的骨髓。

這前邊的淒流，漂浮着多少幽怨，一波接一波地湧起不幸的苦紋；困居的小魚，痛苦地翻騰在微波下。這荒島，埋瘞了多少凋葉殘花。荊棘滿地，年年變易着生命，只有拱立的古松，能微微地述說出一些落淚的故事。這荏弱的小樹叢，這淡黃微紫的小雛菊，都伏在寒風下暗泣。它們的哭聲，藉了秋蟲的小翅，傳進了我創洞了的心中。這荒涼的夜晚，一切都陪着我的默禱在祈天。

天！夜好長啊！當太陽在寶塔後笑紅了臉時，她的眼光射到光流，射到石舫，射到巍峨翠紫的高峯，我可以望見希

雲之塔的粉紅頂，可以遠遠追尋到碧雲深處的幸運。但，這黑暗，將一切希冀幸運，似狂瀾之無情地吞去。我只覺得心驚。只覺得這世界在左左右右地顫動，只覺得一切繁華都成了永久的回憶，永久的追想，追想，我的情愛，也和過去的年月一樣，只成了空空的夢想。天！我祈求，白天再來，使溫暖和笑容把山川潤色，使叢叢的凋木重仰起頭來歡呼，使猶猛的地獄，重現出朱樑紫棟，繪藻雕紋？和那偉大的天堂似的華閤來。只要一次；一次，我便甘心藏身，在沒有人跡的深谷中！

在四野低嘆中，我心衝騰着熱血，我正念到伊人，她正

在夢中見到故人的哀苦，哭不成聲。忽然，從偉大的山中，傳來了「他」的答應，這聲音，顫顫地傳自遠遠的峯頂，感，慘，痛，怨的腔調，合成古寺中老僧懺悔的鐘聲！他懺悔，不該生在人間，這人間，這充滿鬼魅的人間。他懺悔，不該把天賜的心理在美人的胸裏，永世取不回來。他懺悔，不該使伴了狼狽的玉人，時時念到他的靈魂而痛悔。她不知他遁入了空門，或者白骨已化了烏泥；正如我不知自己將入空門，或將棄白骨於烏泥一樣。

鐘聲喚出我的熱淚，涓涓不盡地淌流。在一片單調的酸辛聲韻中，我伏在草莽上，漸漸入夢……我祈求天把這些都

啓示給我！在冷風刺骨的寒顫中，我最末努力吶出一聲——
『阿們』！

一九二六，十月七日黃昏燕舫湖畔

海甸。

期 誤

愁淡的閒雲，把小院的花影吞消。飄搖的嫩枝弱葉，隨着淒風太息。紗窗後，我屏籬佇立，焦急，悔恨，憂疑，將如嬰兒失了母親地哭泣，幾次酸鼻，幾次制抑，因為有人的腳步聲音得得地響在沉寂的黃昏裏。

急忙憑窗企看，不見你，却是旅客征人，促緊落在異鄉的快馬蹄，尋覓旅邸。同一種惶惶，同一種焦急，何故我却死守在小室，不趕向前程呢？我知道；前途遼遠，路途多荆

棘，天地昏黑，不辨東西，果然遇到小茅廬，又不知多少生客面殍殯，將更何等悲悽！於此我眼送征人去遠，替他們懷着希冀，替他們向天暗祈。

天已黑了，虫聲唧唧，沒有明月，祇有慘酷的風疾，簾邊吹來的似毛毛細雨，我心的僵冷，絕望，使我幾乎暈倒在地。你終於沒有來；我怎麼沒有隨了征人去！哎，哎，如今啊，如今，我只有獨守此地！因為世界昏沉，無處可棲。前途趕不得，前途趕不得，前途中只有失意，失意，決沒有比墓墳更舒暢的旅邸！

一九二六，七，十九日晚。

歸 家

弱柳飄蕩着，隨諧了柔膩的晚風舞動，瀟灑的幽情。

靜寂裏，偷偷地流過細流的清波；一絲絲銀光似流星的閃逐。淡薄灰雲，遲去了半鉤斜月。

人聲靜了。

我獨在窈冥中坐在河畔的柳影下，望望銀月，望望流水。昏暗中微風並無涼意，因為，因為我的心受逼了創傷，血液的奔騰，使週身如火地燃燒。

我的心漏血。這一滴一滴的涓流都是我該有的綠柳年華和銀月光輝。我愛惜；我昏沈地希望；我把你的倩影，笑容，溫存，都全個拿來包在這不完整的心上，使它再苟延些時候，再苟延些時候。

我倚在樹根上，一手扶地，一手撫摸着胸際；這裏像水的騰沸，一拍一拍地，急跳反襯着靜靜的光流，隱隱地倩風。我覺得這四外模糊的柔身，都包圍着我鈍倦的感覺；麻木，昏暈，疲乏和痛楚，使我迷離入夢。

朦朧的月色下，我彷彿看見了黑花叢裏伏着個老人，她飽受風霜的皺臉，和酸痛的淚眼，我雖迷茫，猶能辨出那是

我的衰老的娘親。她伏在花牀上低泣，伸訴着一生掙扎的悲苦，與幼兒遠離不歸的酸辛，她的淚墜落在小池裏，打出花圈來蕩碎了玫瑰花影。

『老母，兒子在這裏了』我一陣脊冷，熱淚奔逐出眼來。我奔去抱她，却撲了個空虛。睜眼時，弱柳依舊飄蕩着，諧趁着柔膩的晚風舞動。

我已然倒臥在河沿，心的酸痛，和苦惱哀怨，壓住了我柳條似的四肢。我已竟無力呻吟，噪喉癢痛，行將嘔出熱血。

于是在夜月倦極沈睡的時節，我匍匐着歸家。

可憐她還不會白晝了稀髮，她的淚因喜樂酒在粗布的衣襟上；我拿慰藉的絲袖給她擦乾。她送給我一口接風的喜酒，我把它隨淚嚥下，甜，苦，酸，混成一味，像一杯判罪的毒鴆。

她衰退的眼睛看不出我消瘦支離，聾聵的耳聽不出我聲音悽顫。就在那夜醉星沈的時節，她苦笑着問我：『幼兒，你爲什麼忽然歸家？』

我沉默着，沉默着，四無人聲。黑暗中只有這支小燭的微火，被簾外的輕風吹得恍恍，這自作最末的掙扎；燭淚流滿了小几，老母的淚流滿了胸襟。

血又一滴滴漏了，心的傷痕加增。我咬牙忍痛，對老母露出一副笑容。——笑容！我又幻見了你的笑容；你在歡樂的家園，曾否一念到不別而去的故人！

於是我又悄悄地逃回河畔，再看不見老母的愁容。她給我斟滿的第二杯酒，我趁她伏几暈去的時候，放在殘燭的前邊，留給她醒後找不到幼兒時，好獨自狂喝。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它反襯着弱柳細流隨清風舞蕩。雖則失了明月，却聽見了引起重重心事的陣陣蛙聲。

人聲靜了，我又依稀入夢。

一九二六，七，二下午北河沿，北京。

夜 哭

夜正淒涼，春雨一樣的寒顫幽靜的小風，正吹着婦人哭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黑色纏着一流徐緩的小溪，和水裏影映着的慘淡的晚雲，與兩三微弱的燈火。星月都沉醉在雲後。

我毫不經意的踱過了震動欲折的板橋，黑，寒，與哀怨，包圍着我如外衣一樣。

夜正淒涼，春雨一樣的寒顫幽靜的小風，正吹着婦人哭

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我只能感覺這遠處吹來的夜哭聲，有多麼悲婉，多麼慘情。她內心思念牛乳樣甜而可愛的兒子有多麼急切焦憂呢？這我可不能感覺了。我不能感覺，因為黑，寒，與哀怨包圍着我如外衣一樣。

夜正淒涼，夜裏的哭聲顫動了流水，潺潺地在低語，又好似痛泣。

一九二四，三，十二夜，津

時之罪惡

時間一手將我所有的都偷跑了，只留下了哀悔。

時間好似狂風，連號帶哭，將我的生命偷跑了；我所有的殘餘，只是哀悔。

當我在安逸快樂時，她輕輕地向我軟語纏綿，使我不能從迷茫中振起——似一隻失了翼的小鳥，伏居在溫暖的香巢。

我一聽了她甜蜜的美妙的腳聲，如飛絲般繞人心輪，就

漸漸醒去了。

但當我醒了時，一切都被時間偷走了；我所有的，現在，只是哀悔，只是哀悔。

一九二四，六，五黃昏。

幻象的波瀾

朋友，送你載滿了香花的詩集內，我尋到了一處黃沙蔽天所在，這就是北地，充滿了愁慘雲霧和別離的痛苦的地。

來呀，在這夢的團聚裏，我們將互握着柔膩的手，像一對小女孩兒，倚傍着香肩，微微地低語，道着愛慕的芳香言語，如春峽中潺潺的細泉一樣清響。

來呀，這夢裏，你將仍居在北地，不會再感到暖國裏的

相思症，也更不信北地充滿了愁慘雲霧和別離的痛苦。這裏沒有虛偽，只有希望的藍鳥和翱翔的白鴿；這裏沒有沈霧，只有光明和清爽；這裏將爲一切「別離的愁苦」悲悼，哀它不再在北地盤留。

我的朋友，來呀；如果這能是真的，我將如飛過了彩雲的小鳥的歡快。但，朋友，你沒有來：睡裏，夢中，我只有空伸着預備接收你的雙手，你沒有來，終究沒有來！

這裏終還是愁雲慘霧，和別離的悲苦。從你載滿了回憶的香花的詩集裏，我才曉得你爲什麼不會來到我的夢中！你也是正做着北地黃沙的好夢，盼候着我到你夢中去的！

一九二四，六，十六夜
觀趙景深的幻象，津

銀 夜

清幽的銀夜，似秋霜勻染了灰藍的風景。寒鴉在朦朧的樹梢正啾吟着林邊的嚶語。

當我從溫暖的家鄉乘了金馬到此冰國的時候，是爲着我的龍鍾的叔父；他在月下迎我下了檀香鞍座，遞給我一盃橄欖香茶。那夜是芬芳快意；月亮正懸在偏東。

當我送我叔父到願望的家土去時，我替他披上銀斗蓬，帶上玉烟壺；月亮的白臉正映着他的白鬚。那夜是依戀不

爽，月亮正懸在正中。

今夜，月亮偏西的時候，從寒鴉的口裏知道以前儘是迷夢。不能再期會的叔父的銀白髮鬚不在了，而銀白的月亮還是亮得如水，照着我淚滿了的雙瞳。

清幽的銀夜，似秋霜勻染了灰藍的風景，寒鴉在朦朧的樹梢正呻吟着星邊的嚶語。

一九二五，一，七夜，京。

詩歌集（創作）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冰心詩集	冰心女士	實價一元	晨曦之前	于廣虞	實價四角
野草	魯迅	四角五分	魔鬼的舞蹈	于廣虞	實價三角
過去的生命	周作人	實價四角	孤靈	于廣虞	實價四角
春水	冰心女士	五角五分	心曲	楊騷	三角五分
良夜與惡夢	石民	實價四角	忘川之水	采石	實價三角
浪花	CF女士	實價五角	山花	劉廷蔚	二角五分
食客與凶年	李金髮	實價六角	山雨	劉廷芳	實價四角
露絲	謝康	實價四角	影兒集	林憾	三角五分
揚鞭集	劉半農	上冊四角五分 中冊六角	追尋	鍾天心	三角五分
夜哭	焦菊隱	三角五分	落花夢	于廣虞	實價四角
他鄉	焦菊隱	二角五分	種樹集	章衣萍	實價四角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付
民國二三年四月三版

他鄉

實價二角半

著者 焦菊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武昌 貴陽 溫州
成都 廣州 重慶 廈門 昆明 濟南 北新書局

82
203347
(2)



3100-